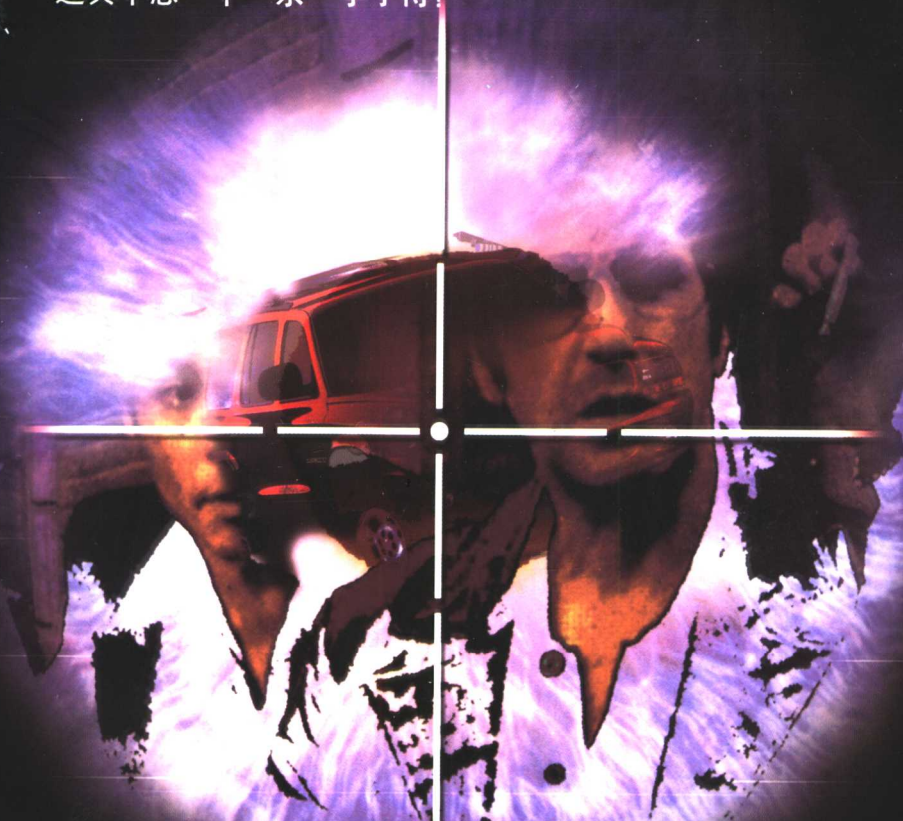


长篇恐怖小说

老查 / 著

悬疑迭起，一幕幕场景惊心动魄；幽玄难测，一次次交锋险象环生——两个中国家庭与两个日本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将那彻骨的仇恨凝聚成一个血淋淋的“杀”字。杀人无罪？这其中怎一个“杀”字了得！



来历不明的比萨饼 专车被暗做手脚

妻子被跟踪 儿子遭诱拐

杀人无罪

中国电影出版社

杀人无罪

老查 /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杀人无罪 / 老查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9
ISBN 7-106-02053-2

I. 杀… II. 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86293 号

责任编辑: 杨郁暄 徐 劲

封面设计: 周瑞丹

版式设计: 正前方

责任印制: 刘继海

杀人无罪

老 查 /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0.875 字数/22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053-2/I·0456

定 价 21.00 元

悬疑迭起，一幕幕场景惊心动魄；幽玄难测，一次次交锋险象环生——两个中国家庭与两个日本家庭之间的矛盾冲突将那彻骨的仇恨凝聚成一个血淋淋的“杀”字。杀人无罪？这其中怎一个“杀”字了得！

这是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秋季，一个看似平常日子的下午，天空中飘洒着蒙蒙细雨，B市的街头，在下班时分又变得拥挤起来，行人踏着匆匆的脚步，在布满落叶和积水的路面上小心地穿行，蜂拥的汽车则在细碎的雨丝中疯狂地行驶，激起片片泥水，发出清晰的声响。

低沉的阴云，冰冷的雨水，让人们脸上蒙着一层灰暗，尽管街头车声嘈杂，但在人们的心里却感到一种沉重的压抑，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某种不祥的征兆。

突然，一声凄厉的尖叫从人群中传出，紧接着这声狂呼，一个面色惊恐的女人猛地从人行道跃向马路中央，疯狂地冲向一辆迎面疾驰而来的出租车。马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听到一阵不十分刺耳的刹车声和一个模糊不清的声响，那是一种怪异的声音，就像一只熟透的西瓜打碎的响动，与此同时，又是一阵刹车声和金属碰撞发出的锐响，此后，街面上一下子安静了，只看见成群的人拥向马路中央，而路上的车流却一下子停止了移动。

马上，刚刚围紧的人群在一阵骚动声中向后散开，现出地上一大片殷红的鲜血，随着雨水快速地向周围扩散，而人群后退的速度则刚好与之相同。人群散开之后，惨祸的全景便展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只见，一辆国产“富康”出租车，汽车前部的下方紧压着一个躺倒的女人，“富康”的车尾被撞得高高翘起，一辆“切诺基”吉普车与之仅仅一米之隔，车头已经面目全非。

就在惨祸发生的现场，一辆老式的“奔驰”280轿车停在相邻的左侧车道上，位置比那辆“富康”靠前一些，显然，它也是在惨剧发生的时候停下来的，而此时，司机老刘正在暗自后怕。

“完了，那女人看样子没救了。”他扭头向窗外张望着。

“是吗？”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宏川壮一嘴里发出一声模糊的应付，似乎对此毫无兴趣，他甚至根本没有向外张望一眼。

而司机老刘还在回头看着说：“我看得清清楚楚，那女的从路边一下子跳过来，伸着手就像叫车似的，可不知怎么却跑到马路中间来了。本来那出租车就站不住，后面的车又追了车尾，这下……”

宏川壮一在中国工作了一年多，汉语早有不少长进，可是司机刚才的一番话他还是没有完全听懂，或许，是他根本就不想去听，只是木然地坐在那里，全然不理睬身边的惨祸，但是心里却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厌恶。而正在这时，司机的一声大叫惊醒了他。

“哎呀，宏川先生，你看那儿，”司机的手指向他这边，“你旁边的玻璃！”

宏川壮一这回听懂了，不由得顺势看去，只见自己一侧的车窗，从上向下斜斜地淌下来几缕红色的血水，这几缕红色的血水又不断在分枝、扩散，就像倒挂下来的血色树枝，而那些枝头，竟然还在雨滴中生长着。

“是那女人的血！”司机又一声大喊让出神的宏川吓了一跳，随即他下意识地朝自己身上看去，只见一身浅灰色西装干净平整地穿在身上，这才放了心。

“不知是怎么溅上来的。”司机还在那里叨咕。

“索地斯嘎。”宏川长出了一口气。

这时，身后传来阵阵汽车笛声，原来这个车道前面通行了，所有后面的汽车都被堵在这里。宏川不耐烦地一挥手：“走吧。”

司机这才启动汽车，同时还在摇头晃脑地感叹：“这女人一定完了。”

宏川厌恶地皱了一下眉头，无意中向窗外一瞥，却又看见玻璃上像一丛月桂树一样的血色水痕，只是比刚才淡了许多。然而不知为什么，在宏川的心里，对这片血色的印象又加深了一层。这种不祥的征兆，发生在他回国公干的归程之前，自然在他心中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甚至有那么一会儿他都在想，是否应该取消今天的行程，改乘以后的哪一次航班。然而，一想到此次回国的重要性，



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竟然任由司机驾着汽车，径直向飞机场驶去。

二

一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上午，在X区交通中队的办公室，一名警官表情冷淡地将一张纸递给坐在桌前长椅上的一名男子。

“这是事故处理通知书，你看一下，没有异议就签字吧。”

那男人默默地接过那张纸，呆坐在那里半天没有出声。

“怎么样，同意不同意这个裁定？”警官不耐烦地问。

那男人张了几下嘴，终于说道：“可是，我老婆出车祸是有原因的啊……”

“你说的那些原因，和这起事故没有直接关系。”警官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抗辩，“现场有那么多人证明，你老婆是自己突然跳到马路中间，才造成这起车祸，证人的签字都在上面写着呢。”

那男人愣愣地看了一眼手中的纸，这才说：“那是她被人逼疯了，是有人……”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这两件事根本扯不到一块儿！”警官“呼”地一下站起来，“你要是不服判决，可以上诉，你去找个律师吧。”说完走出门去。

“你这个案子我不能接。”包律师对满怀希望的男人说道，“摆明了是打不赢的。”

“我说的那些理由还不行吗？”男人怀着最后一线希望问道。

“可是你没有证据。”包律师说道。

“很多人都可以证明，我老婆那天的确是被他们欺负了。”那男人说。

“这我承认，”包律师点头说，“我们可以证明这一事实。但是，

我们不能证明，这件事情就是导致你夫人出事的全部原因，证明不了这一点，你也就不能告那些人有罪。”

“可事情是明摆着的。”男人还在坚持。

“但在法律上是不成立的。”包律师说，“你来找律师，就是要用法律说话，对吗？”

那男人愣了好半天，突然说道：“那我老婆就这么冤死了。”

包律师没有说话，可是心里在说，阴间的冤死鬼，怕是比阳世活着的人还多呢。

“求求你，就应下我这件官司吧。”男人几乎绝望地恳求着，“花多少钱都行。”

“那样对你不公平，”包律师无可奈何地说，“对我自己也不负责任。要么，你再去找别处试试。”

“您这儿已经是第五家了，我还能去找谁。”那男人此时真的是绝望了。

“对不起。”包律师极不情愿地说出这三个字，打电话叫来秘书……

三

一转眼，宏川壮一回到东京已经有十来天了，在这许多天里，所有的事情都出人意料地顺利，甚至有的消息好得让人吃惊，于是，回国之前的那个厄兆便早就被他忘在脑后，转而踌躇满志地忙碌起来。

这几天，宏川除了忙于起草一系列新的经营和管理计划之外，更多的便是在公司开会，而与会人员却越来越少地有自己以前的同事，相反，多数都是过去自己的上级。起初，他对于这种变化还一时不能适应，然而没过多久，他便对这种平起平坐泰然处之起来。

这天，下午茶的时间刚过，公司海外营业部部长龟本昌夫便让



秘书请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宏川君，”他刚一落座，龟本便开口了，“这些天你在公司的业务交接已经完成，我想你可以回去了。”

“哈意，”宏川一低头，“随时听候部长的安排。”

“没有外人的时候就不要这么多礼了。”龟本宽厚地说，“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你能有今天我为你高兴啊。”

“部长的栽培，宏川永记心上。”宏川依然有礼貌地应着。

“那就好。”龟本随口说道，“我看，山口总经理的病一时好不了啊，况且，他又这么一把年纪了，我怕他再回不去中国喽。前天社长主持干部会议，我又为你说了不少好话，这个代总经理的职务你要认真做，做好了，‘代’字就可以不带啦。”

“宏川一定全力以赴，不辜负部长的期望。”宏川信誓旦旦地说着，此时，他心里真觉得部长比自己的亲爹还令他起敬，甚至他都猛然间闪过一个念头，想俯下身去吻一下部长的皮鞋。

“不过，你这样身兼两职是不会长久的。”龟本又说，“迟早公司会加派一个人过去，也许是一个总经理，也许是一个财务总监，至于结果如何，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啦。”

“哈意，宏川明白了。”宏川壮一点头应道。停了一下，他又小心地说，“这次回国，不断听说有关部长会接替山田福社长职务的传闻，想必这是真的吧？”

“嘿嘿，什么真的、假的。”龟本的眼镜上闪过一片反光，“你知道吗，我在升到部长之前，就是在中国做过几年外派的。你小心利用这次机会吧，有一天我做了副社长，就调你回来坐我现在的位子。”

“宏川不敢有此妄想。”宏川壮一吓得赶紧低下了头，似乎要藏起脸上的惊喜。

“没有妄想就不会有成功，知道这是谁说的？”龟本问道。

“是山本大将。”宏川小声应道。

“山本大将还有另外一句名言呢？”

“除了妄想，还要有脚踏实地的作为。”



“那么，我上次给你提的建议，考虑过了吗？”龟本问道。

“我已经与妻子说过，她同意一起去B市。”宏川说道，“只是，儿子才七岁，到了中国，教育的问题，恐怕……”他的脸上现出忧虑之情。

“你难道忘记冈田光夫的传奇经历了吗？那是中日战争中最杰出的情报人员，他可是从小就生长在中国的呢。”龟本严肃地说，“中华文明自有它的独到之处，学到手一样大有用场。难道你还怕我们民族的子孙被同化了不成。”

宏川的脸上渗出一层细汗，他用舌尖悄悄舔了一下嘴唇，低声应道：

“部长教训得是，这都怪我目光短浅。”

龟本停顿了一会儿，才说：“给你两天时间准备，然后就动身吧。你们全家在那边生活，公司会额外给你们一份补贴。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一片苦心。”

第二天一早，宏川壮一来到靖国神社，虔诚地参拜了供奉在那里的自己的先人，同时暗暗祈求神灵的护佑，而后便回去筹备动身。

当晚，“东京时报”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刊登出一则消息：

“据‘朝日新闻’社报道，亚洲各国就小泉首相意欲参拜靖国神社一事，纷纷表示谴责。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声称，小泉此举实为宣布日本曾经对亚洲各国的侵略的合法性，韩国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中国方面就此亦颇有微词，但态度较之韩国尚属温和……”

四

司马尚文在经历了几年的流浪之后，终于感觉疲倦了，于是，在这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突然有一天，他回到了B市，重新过起、



一种平常人的生活。

然而，他自己从前的家是他断然不敢回去的，因为那会再次让他回忆起已故的前妻，并触动心中正在愈合的创伤，于是，他的妻弟曹处长便四处奔走，为他寻找一个适合他的安身之所。很快，这件事不知怎么竟然被首都饭店的前总经理梁先生知道了，他便主动将自己在馨山的旧宅院让给司马尚文居住，而他们夫妇则搬去与儿子一同生活。至于梁先生如此慷慨的原因嘛，说来很简单，正是由于司马尚文在那件轰动一时的洋酒命案中的出色表现，才将他从一场身败名裂的危机中挽救出来，因为业内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如果没有司马尚文，那个臭名昭著的“谋杀案”便不会有真相大白的机会，甚至包括案件的负责人——曹处长，也是这样坦率地认可，这在他的自传体侦探小说《美酒也杀人》当中颇有记载，在此便不加赘述。于是，司马尚文——这个浪迹天涯数载的心碎之人，终于在远离都市喧嚣的煤厂街十六号，重新找到了他自己的归巢，并且，心平气和地营造着这个新家。

这是一个深秋的早晨，绵绵细雨从前一天夜里一直下到这天上午，虽然雨丝早已变得细如牛毛，然而屋檐上却总是挂下来一连串的滴水。司马尚文坐在窗前，只有面部被阴雨中的天光映得模模糊糊，而整个身形却融在背后室内的黑暗中。秋日的苦雨凄风，让他那颗多愁善感的心变得更加忧郁，就连他那一向敏捷的头脑似乎也迟钝起来，于是就这样呆坐在沉寂中。

正在这时，院门一开，一个人影在雨幕中闪进来，直奔正房而入。

“瞧这雨下的，”来人用手掸着头上的水说，“这么阴的天，你怎么连灯都不开？”

说着话，来人伸手按下墙上的开关，屋内顿时明亮起来，同时也照亮了来人的面孔，原来正是曹处长。

“在这样的鬼天气里，你不打电话就亲自跑来，一定不是什么好事。”司马尚文懒洋洋地在椅子中挪动了一下。

“你这个人总是这么消极，”曹处长说着坐下，“干嘛总把事情分成好坏。在我看来，天下只有有事和无事的区别。”

司马尚文这时已经起身，为曹处长端来一杯热热的红茶，他很了解曹处长的习惯。

“好吧，按照你的理论，我看得出来，你在三天以来可是一直有事，而且事情十分重要，以至于这几天你都一直未能回家。”

尽管曹处长对于自己这位亲戚搭档的分析能力早有了解，但是在听到这番话之后，他的脸上还是禁不住现出一层深深的疑惑，用一双充满惊讶的眼睛望着司马尚文那平静的面容。

“我得说，你猜得的确没错。”

“老弟，你还是改不了措辞不讲究的习惯。”司马尚文不满意地说，“对我来说，‘猜’可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儿。”

“好吧，我就换个说法，”曹处长宽容地说，“那么，你是怎么看出来的？或者说，分析出来的？”

“一个在这样的坏天气里出门的男人，手里却没有一件雨具，要么他是一个生活简单的单身汉，要么他有一个糟糕透顶的老婆。而你呢，据我所知有着一个十分体贴的妻子，如果说你今天早上是从家而来，这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吧。”

“可是，我几天没有回家，你是如何知道的呢？”曹处长又问。

“胡子的长度，还有脸上的气色，都能准确地说明一个男人是否在家过夜。”司马尚文笑着回答。

曹处长用手摸了一把下巴，淡然一笑，说道：“原来就这么简单，我本来也可以想到的。”

“有人成就了的事情在人们眼里总是简单的，”司马尚文不满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这种荒诞的念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这简直容易得一塌糊涂，如今这个时代的人，蠢材也想到这些了。”

“可事实上刚才你分析的那些就是这么简单嘛。”曹处长辩解道。

“如果我告诉你，我还能分析出别的内容，你还会说这很简单

吗？”司马尚文问。

“别的？什么？”曹处长愣了一下，反问道。

“你在这几天里执行的是哪一类的任务，这总该是一件不容易看出来的事吧？”

“当然，可是你不可能……”

“你这几天一直忙于内勤工作，”司马尚文打断他的话，“从你的工作性质上判断，这一定与某些重要人物的安全防卫有关。我就顺带解释一下吧，一个几天没有回过家的男人，可是白衬衫的领口并不显脏，一个并不讲究衣着的男人，可是皮鞋却很少有地打过油，这能说明什么呢？”

司马尚文停下来，用一种近乎狡黠的目光盯着曹处长那张口结舌的脸，好一会儿突然又说：

“也说明这很简单？”

曹处长愣了好半天才说：“当然。不、不，我的意思是，这似乎……听上去很简单。”

“这句话的用词还算准确。”司马尚文的脸上现出一丝满意的微笑，“那么，今天你来干什么？”

“什么？”曹处长似乎还未从前面的谈话中回味过来，“哦，你是说……我们路上谈好吗，现在得马上出发了……”

很快，他们便一同坐在曹处长的汽车里，行驶在濛濛细雨之中。

“你还记得张和才这个人吗？”曹处长一边驾车一边问，“就是洋酒命案里的那个刑警科长。”

“我能忘了这个人，可是忘不了他那张巧舌如簧的嘴啊。”司马尚文笑着回答。

“哈！现在你可难得听到他那么说话啦。”曹处长说。

“怎么，难道这人改脾气了？”

“哼！可不是，改得多呢。”曹处长忿忿地说，“他现在可抖起来了。去年调到市局，统管全市刑事案件这一摊子事，很有实

权。”

“这可就怪了，”司马尚文自言自语道，“他可是比吴警官的业务水平差多了，怎么却有机会升迁？”

“嗨！这种事在官场上可是见怪不怪了，”曹处长一脸道理地回答，“像吴不然那种有业务能力的人，永远都只落得一个别人手里的工具，莫说升官没有他的份儿，让人讨厌了还得打发他走路呢。只有张和才这样的货色才会越做位子越高。”

“瞧你这牢骚满腹的样子，是不是自己也多少有点不是滋味了？”司马尚文笑着问。

“可不是，”曹处长气哼哼地应道，“就说张和才这王八蛋吧，现在也能和我分庭抗礼了，有时候我还真得让他三分。”

“当初人家羽翼未丰的时候，你不是也少不了不待见人家吗。别人含辛茹苦、低声下气地受着是为了什么，不就是希望有一天出人头地，也可以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吗？佛说，有因则有果，因果相报，就是这个道理嘛。”司马尚文满不在乎地评说着。

“话是这么说，可是事情轮到自己头上，心里照样不是滋味。”曹处长唉声叹气地说着。

“不用说，让我陪你出这趟差，就是给这小子去捧场的了……”

“可不是……”

“是从前欠下人家的，还是现在有求于人……”

“有旧债，也有今后的人情……”

“你可以不买他的账嘛……”

“那以后办事可就难喽……”

汽车在雨幕中悄然划过，消失在沉沉的水汽中……

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办公室内，张和才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向自己的两个下属讲话，而一旁的沙发上则静坐着两个人，原来正是司马尚文和曹处长。直到张和才的训话结束，并打发两个下属出了门，他这才转向这边。

“真是不好意思，让司马先生和曹处长久等了。”张和才假意地



表示着歉意。

“哪儿的话，张警官现在公务繁重嘛。”司马尚文应付着。

“都是些杂事。”张和才随口说道，“司马先生近来忙些什么呀？”

“我可是一个地道的闲人，”司马尚文说道，“这不是，一听说张警官这边有事，就连忙巴巴地赶来了。”

“这个嘛……”张和才的脸上不易察觉地闪过一丝尴尬的神色，随即嘴头上的话又跟上来，“本来是请曹处长帮忙的事，谁想到会惊动司马先生呢。”

“同行之间帮忙倒很正常。”司马尚文不在意地说，“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诺大一个B市，停尸房中的无名尸体怕是不少，怎么张警官这次如此重视一具身份不明的尸体呢？”

“其实，这次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不过是那天随口对曹处长提起，结果曹处长就主动应了下来。”张和才的话虚虚实实。

曹处长这时却点头说道：“没错，是我主动应下来的。”心里却将张和才的祖宗八代骂了个遍。

司马尚文听了淡然一笑，不以为然地说：“不过，据我所知，市局近来对案件的侦破与考评好像有了新的政策，对发案与结案率似乎也有了目标管理条例，或许还有某种奖惩制度相结合，恐怕……”他有意不将话说完，留下一个话尾让张和才自己琢磨。

“没想到……司马先生对业内的动向了解得这么清楚，这可……真是让人佩服，让人佩服。”张和才的手心里沁出一丝冷汗。

正当这时，一名警员敲门进来，正要和张和才说些什么，而张和才却先开口了。

“小丁，你来得正好。这是部里来的曹处长和司马先生，你马上陪他们去查看一下那具无名尸体。”说完，他又面向司马尚文，“真是对不起，我马上要参加一个局领导召开的工作会议，你看这……”他打着官腔找借口。

司马尚文不想再和他废话，随口应了一声便与曹处长起身告辞了。

司马尚文与曹处长二人在市局警员的陪同下，来到检验中心的停尸房。室内又静又冷，只有日光灯发出阵阵沉闷的“嗡嗡”声。

此时，值班员已经将一个仓位打开，拉出一具男性尸体。在淡蓝色的日光灯照射下，尸体的肤色更加难看，现出一层荧荧的绿色，原本黑色的头发却让人觉得有些发红，嘴唇则十足是紫色的了。

司马尚文微微一皱眉，还是认真察看起来。

“死者身边有什么随身物品吗？”他过了一会儿问。

值班员已经取过一只塑料袋放在一边。

“只有这么一条手绢吗？”司马尚文奇怪地问。

见值班员点头，他便小心地打开塑料袋，对着日光灯仔细观看，同时用鼻子轻轻地嗅着。突然，他说了一句：

“这屋里消毒水的味道太难闻了。”

说完，转身走出房门。

屋内的两名市局警员不解地面面相觑，而曹处长却不以为然地在室内踱着步。这时，司马尚文已经去而复还。

“仅凭手头上这么一点儿物品，我也无法确认死者的具体身份。”他一边说，一边将手中的塑料袋还给值班警员。

两名市局警员又好气又好笑地对视了一眼，心里都对这位请来的专家鄙视起来，而曹处长的脸上也少等地流露出一丝失望和难堪，正在这时，司马尚文又说道。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死者是个日本人。”

一句话，先是让屋里的另外三人同时吃了一惊，而马上，他们脸上的怀疑便完全取代了惊讶。曹处长深知司马尚文的本领，便没有说话，而陪同前来的警员则发问了。

“您的这种判断，有什么根据吗？”

“这条手绢，便可以说明全部问题。”见他们脸上都现出疑问的神情，司马尚文又接着说下去，“日本男人身上都是习惯带着手绢的。”



两名警员不以为然地对视一眼，沉吟片刻，最终还是禁不住反驳道：

“中国人有这种习惯的也不少啊，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是吗？”司马尚文微微一笑，“我想请问，你们二位最后一次身边带着手绢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值班员一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嘴角挂着嘲讽的笑答道：“随时带着。”

“那么，请你用自己的手绢和那一条比一比，”司马尚文用手指说道，“请问，你有过那么讲究的手绢吗？能保持那么清洁吗？能叠得那么整齐吗？”

值班员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皱成一团的脏手绢，没有说话。这时，另外一个警员开口了。

“这也不能就一定说明他是个日本人哪。”

司马尚文一点头：“对，仅凭这一点当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不过，你们注意到了那条手绢上的味道吗？我觉得很幸运，它一直被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让这种味道能一直保存到现在。如果它和尸体一起留在冷藏柜里，我们可能就发现不了什么了。”

见大家依然是不解其意，司马尚文又说：“我刚才一打开塑料袋，在这满是消毒水味道的房间里，还是闻到了一种独特的香味，为了准确认定，我又专门去外面仔细回味了一番，于是断定，这是一种香水的味道，是日本著名品牌‘三宅一生’九九年度的新款男用香水，而这个牌子在中国是根本看不到的。”

“可是，中国人经常有去外国的机会啊，买回来也是可能的。”警员的反对声再起，只是声音小了许多。

“好吧，”司马尚文宽容地说，“就算有这种可能，那么，死者衬衫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也能说明问题。请看他的衬衫纽扣，上面都有K-E-N-Z-O的字母。”

“这一点我注意到了。”值班员出人意料地插了一句话。

“哦？”司马尚文惊奇地看着他。

“我查过英汉词典，”值班员又说，“根本没有这个字。”